

H 市井烟火 江跃平

童趣



亚瑟·约翰·埃尔斯利富有童趣的画作《家庭马车队》。 资料图

留住一份童趣，生活更有滋味；重拾一份童真，笑容更加灿烂。小雨今年七岁了，天生的双瞳剪水，还透着敏锐的洞察力，一张小嘴被赋予好为人师的天真。

小雨两岁多时，一天，我换衣服刚要出门，小雨问：“外公，你去哪里？”

我回头答道：“去打针呀。”

小雨跑过来拉着我的衣角，示意我蹲下，说：“打针会痛的，你怕不怕？”

我故作害怕状，道：“我最怕痛的，你这样一问，我都有点不敢去了。”

小雨神秘地凑近我的耳朵，轻声地说：“你打针痛的时候，只哭一下，就不痛了。”

我应了声“好”，转身要走。小雨像幼儿园老师教小孩那样叮嘱道：“你只能哭一下，就不痛了，你哭多了，小朋友会笑你的。”

我调侃道：“小朋友笑一下也不痛，怕什么呢？”

本想为难小雨一下，没想到小雨敏捷地答道：“可是，那会羞羞的。”说着小雨偏着脑瓜，食指在自己的小脸蛋上刮了几下，然后指着我说：“外公，羞羞，外公，羞羞。”逗得我们忍俊不禁。小雨年幼，吐字不清，常使我们引为趣谈。

转眼四年过去了，岁月卷走了小雨些许的稚气，但她的好为人师却日渐升级。就在几天前，小雨发现我胳膊上有个脓包，便好奇地问：“外公，你怎么也学着我长脓包呀？”

我随口答道：“是你学我的吧，你是我的外孙女，遗传呗。”

小雨安慰道：“不过你不要怕，把包里面的脓头挤出来，就会好的。”边说边伸出左右食指，两个指头合拢做挤包状：“如果你怕痛，我教你一个好办法：你紧紧闭着眼睛，心里想着你正在吃最喜欢吃的东西。保证不痛了。”小雨边说边紧闭双眼，牙齿上下翕动，俨然在津津有味地吃着东西：“这样挤完以后，再擦点药，就会好的。”小雨这一招，是学她妈妈的。她现学现卖，依葫芦画瓢地教我，倒真让我受益匪浅。

古人云：“人之患，在好为人师。”但小雨此举对我们来说却是：“绿阴不减来时路，添得黄鹂四五声。”听到这“黄鹂”的叫声，洋洋盈耳。而小雨的洞察力也着实令人惊叹。有一天，我们一家人正围桌吃饭，小雨的爸爸拿起一块面包，张开大嘴正要吃，小雨眼疾嘴快地喊道：“爸爸住嘴，你手上的面包有霉。”小雨妈

妈凑近一看，数落了小雨爸爸一通。小雨爸爸阴沉着脸，张口欲言。小雨则以老师的口吻告诫道：“爸爸，你以后吃面包，要先看看有没有霉，不要随便吃，记住了没？”小雨爸爸听着大家的批评，低头不语。小雨外婆解围道：“我们几个大人都没有看出面包有霉，还是小雨洞察力强。”小雨不解地望着教语文的我：“外公，洞察力是什么意思呀？”我随口答道：“就是眼睛尖呗。”小雨放下筷子，迅速地跑过来，眼睛凑近我的脸说：“眼睛尖，我扎你，扎你。”她的目光里透着幽默，我一把搂住小雨挠痒痒，痒得小雨不停地扭动身子，不住地哈哈大笑。小雨的这一“扎”，扎破了家中的沉闷，整个餐厅重新恢复了欢乐的气氛。 固

H 写食主义 陈新

斑兰草

春风寒露园子里，任是无人也自芳。我的小植物园子里有一种无须过多关照，有阳光、水分就能茂盛成长的植物，它是具有东方香草之美誉的斑兰草，别名香露兜。斑兰草外表朴素，叶子终年鲜绿，姿态优美，刚柔兼备，是一件活生生的艺术品。阳光照在它们羽状的油绿叶片，微风吹过它细齿的绿叶子，像在轻轻曼舞，又似缠绵一起的情人在窃窃私语。它默默散发的芳香，似淡淡的玉兰花香，夹杂着雨后清新的泥土芬芳，悠悠飘入心里，沁人肺腑。这种香味令人快乐着迷。明代诗人张羽曾有诗曰：“泣露光偏乱，含风影自斜。俗人那解此，看叶胜看花。”

斑兰草是一种热带植物。据说起源于中生代后期，可谓是植物界的老祖宗。它是海南乡土植物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。史料记载，斑兰草是当年南洋华侨带回海南的，它们喜欢躲在椰子树、槟榔树和橡胶树的树阴下安家。



斑兰草。 资料图

近几年来，斑兰叶食物成为网红产品，受众人追捧。究其原因，在于它们香、甜，以及形状之美。用斑兰叶包裹着烹制的海南文昌鸡、猪排骨，以及各种肉类，出锅后香味会喷薄而出，瞬间攻破味蕾防线，迅速占领舌尖，令人垂涎欲滴。

斑兰有浪漫的气质、温暖的情怀，深得众人喜爱。它是制作饮品的百搭元素，海南街头巷尾的老爸茶店，不乏它的靓丽身影；用斑兰汁液淀粉制成的糕点，散发出淡淡的植物香，千层糕尤其翠绿可爱；用斑兰制成的包子，香气四溢，余味悠长。

用小麦面制作的甜面饼，有了斑兰增色提味，麦香和斑兰香幸福融合，

仿佛能把人带回童年乡间的田野。斑兰消暑清凉，斑兰粉加盟海南清补凉后，清甜中有了青草香味；斑兰凉粉和椰奶融合，胜似金风玉露相逢，浓郁的热带风情会被碰撞出来。斑兰和咖啡椰奶相互深情牵手，既保持了咖啡椰奶的风味，又增添了草本清香。悠远斑兰和多情红茶火热相遇，增加了一层多元口感。柠檬和斑兰激情相碰，柠檬酸、斑兰香、蔗糖甜，互相吸引融合，酸甜适口，果香浓郁，好喝到停不下来。试想如没有斑兰的加盟，那些饮品、糕点将是如何地孤单苍白，缺乏情调。

低调的斑兰草能耐大着呢，有独特的香气的它，具有食疗价值，用它煮饭可增加食欲，用它炖汤可增添风味，用它榨汁能染色，替食品穿上大众喜欢的健康外衣。事实上，它的能耐还不止这些。斑兰非但能吃，还具备一定的药用价值。降血脂，降血压，降低血小板聚集，增强红细胞变性作用……此外，它还富含抗氧化成分，具有去火、安神、镇定、舒筋活骨等功效。

另有资料显示，斑兰草所含亚油酸、角鲨烯、维生素K3等物质有改善精神萎靡、促进新陈代谢的特殊功效，其中的角鲨烯还能增强机体免疫力，修复伤口，若是不小心受伤流血，用洗净的斑兰草捣碎敷在伤口上，还能促进伤口愈合。

斑兰草可谓寸心容众香，是一种“有情有义”、药食同源的美好香草。 固

H 市井烟火 吴亚利

哥汪

哥汪大名叫林明汪，是我上世纪60年代在文昌中学的同班同学。在我们班里，男生之间无论大小都叫“哥”。我叫他哥汪，他叫我哥利，亲切而温暖。几十年了，我们这个班的同学情同手足，俨然一个大家庭。

哥汪办事认真是出了名的，且为人热情厚道，大家便一致选他当年级的“级长”。比如召集大家喝早茶，相约看望生病的同学，他定的时间总是精确到哪一天多少点多少分。另一位级长我们称之为哥焕，读书时喜欢跟哥汪一起说相声。

哥焕年纪大一些，一身是病，一年就进两三次医院。他一入院，哥汪就组织班里的同学去看望他。大家一来，哥焕就精神了好多。

2019年，哥焕又入院了。这一次，他的病情较重，哥汪挨个给同学打电话，召集大家再次去看望哥焕。然而，我们还没来得去医院，哥汪却先走了——他赶在哥焕之前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记得哥汪召集大家去看望哥焕时，还特别提醒大家，哥焕病得很重，看一次就少一次了……哥焕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，病情不见好转，情绪就有些低落。之前听说哥汪要带同学们来看他，这个老人就变成了小孩，高兴得几天合不上眼。他常常傻乎乎地掰着指头数同学们到来的日子，周一，周二……星期五终于到了！这一天，哥焕起得很早。他站在窗边，望着窗外那棵高高的榕树，满怀希望地等着那些熟悉的身影。然而，直到下午，同学们都没有来。晚上有人告诉他，哥汪周三那天已经走了。走了！哥汪走了？哥焕一下子愣了，他没法相信，更没法

接受，这位要看望他的好同学，突然走在他的前面，一下子就不在了。

哥焕拖着沉重的病体，号啕大哭，他撕心裂肺地喊着哥汪的名字，这位70多岁的老人，无奈地拍打窗框，老泪纵横。

人的生命，如同一个薄薄的玻璃瓶，一碰就碎。哥汪是不碰也碎！他不抽烟不喝酒，生活有规律，心态比别人好，平时也很少进医院。就那个晚上，他说是头有点晕，胸口有点疼，不到半个小时就永远闭上了眼睛。

哥汪的名字跟海有着一定的渊源。他出生在马来西亚的丁伽罗，三岁那年，哥汪一家历经颠沛流离，回到了家乡——文昌东阁镇茶园村。在我们班里，哥汪是唯一从海外回来的“番仔”。

哥汪长得可爱，一张娃娃脸，圆墩墩的。大大的嘴巴，常常自然地露出一口白牙，生气的时候也像是在笑。他说话幽默，故事进入他的嘴，就成了一连串的笑话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哪里有哥汪，哪里就漾起欢乐。

那时在文中，哥汪的名字很响亮，全校的师生，都叫他“番薯汪”，就连一向不苟言笑的校长，见到他从校长室走过，也会难得一笑地向他打招呼：“‘番薯汪’呀，最近学习好不咧？”哥汪听了，就会赶快立正，向校长深深鞠躬：“还好，谢谢校长！”那时的文中，学生见到老师，要行鞠躬礼。

大家叫哥汪为“番薯汪”，是因为他在一次文艺演出中，成功表演了一个“空手吃热番薯”的角色。因他的表演太过逼真，让台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，笑过之后又未免漾出几分酸楚。

哥汪就是这样，热爱生活，待人真诚，乐观幽默。我们这一代人，从来没有认真地年轻过。想着哥汪终于可以享一享岁月静好的清福，认真地活出个“凤尾”，没想到他却不声不响地走了。

哥汪长眠在家乡的一片山坡上。出殡那天，送葬的队伍很长，他的亲人、好友、村里兄弟，无不掩面哭泣，形成了一片凄伤的泪海。在这支队伍中，哭得很伤心的，还有来自翁田的被哥汪资助上学的翁家两弟兄。

这翁家两弟兄的父亲是哥汪的同学，夫妻俩双双英年早逝，留下一对兄弟嗷嗷待哺。没有父母的孩子像根草，哥汪眼见心伤，与哥焕一起发动大家捐款捐物，支持两兄弟一直读到大学毕业。

哥汪其实很普通，年轻时没什么大的成就，退休后却满身是头衔。他乐于做好事做公益，热情肯干人缘好。他爱故乡，有人把故乡当成根和魂，哥汪却说故乡是风筝的线头，线头断了，风筝就飘无定迹。所以哥汪一有机会，就“常回家看看”。哥汪说，每次回老家总觉得有个声音在召唤，不做点事心里不自在。

老家村里那条去城里的路坑坑洼洼的，哥汪看到后，迅速发动大家捐款出力，我一千你一千地就修建了一条新路。乡亲们见到他，说他立大功了。哥汪听了笑眯眯的，颇有满足感。

哥汪一生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，但正直善良是他永远的勋章！ 固